

全部成为F
すべてがFになる
[日]森博嗣著
五科·译

全部成为 F

(日)森博嗣 著
五科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部成为 F/(日)森博嗣著;五科译.—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5
(犀川 & 萌绘系列)

ISBN 978-7-5399-3790-8

I. ①全… II. ①森… ②五…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3484 号

《SUBETE GA EFU NI NARU》

Copyright © MORI Hiroshi 1996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书 名 全部成为 F

作 者 (日)森博嗣

责任编辑 黄孝阳

责任校对 陈近平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790-8

定 价 27.00 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登场人物

真贺田家

真贺田 左千朗	工学博士
真贺田 美千代	语言学者、左千朗的妻子
真贺田 四季	程序天才、左千朗的女儿
栗本 其志雄	四季的同居人
佐佐木 栖麻	四季的同居人
真贺田 道流	四季的同居人
真贺田 未来	四季的妹妹
新藤 清二	真贺田研究所的所长、左千朗的弟弟

真贺田研究所

新藤 裕见子	清二的妻子
弓永 富彦	医师
弓永 澄江	护士、富彦的妻子
山根 幸宏	真贺田研究所的副所长
水谷 主税	程序主管
岛田 文子	程序员
望月 俊树	警备
长谷部 聰	警备
黛博拉	研究所的管理系统
道流	机器人
P1	小型运输机器人

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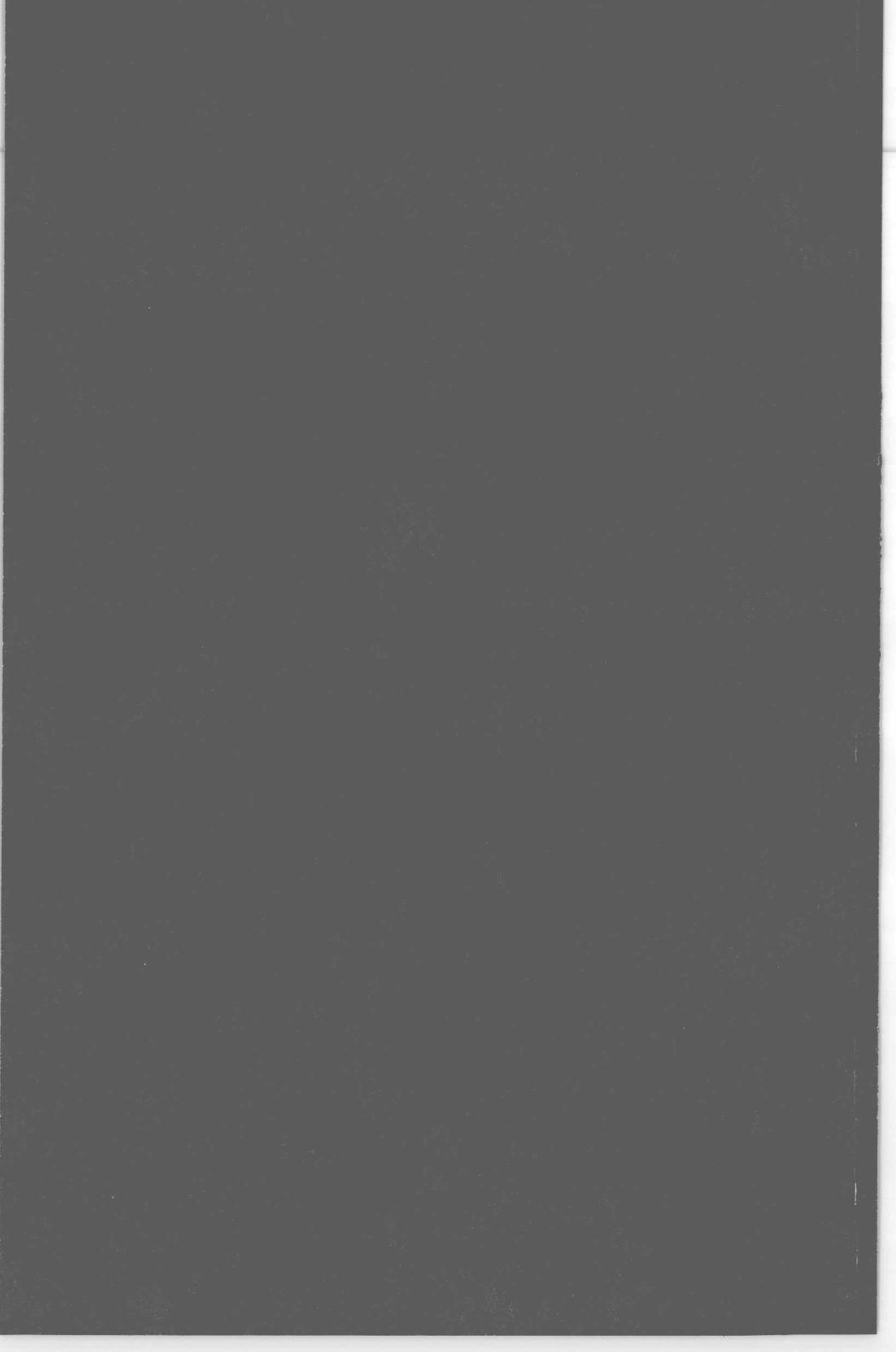
仪同世津子 杂志记者
犀川 创平 N 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副教授
国枝 桃子 N 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助教
浜中 深志 N 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研究生
西之园 萌绘 N 大学工学部建筑学科·大一学生

目 录

1	第一章	白色的见面
31	第二章	青色的再访
67	第三章	红色的魔法
99	第四章	褐色的过去
133	第五章	灰色的境界
169	第六章	彩虹色的目击
203	第七章	琥珀色的梦
237	第八章	深蓝色的秩序
271	第九章	黄色的门
297	第十章	银色的真相
341	第十一章	无色的周末

第一章

白色的见面



她突然想起来了，现在是夏天。

四壁都是冰冷钢筋水泥的房间里，嗅不到一丝夏天的气息。整座建筑物里也没有一扇可以看见外面的窗户。一切回忆在此刻止步，时间也似乎停止，恍如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没有寒冷也没有炎热。

她想，这里恐怕除了人类以外，再没有其他生物了。

明亮得晃眼的白色小屋里什么都没有，几乎没有任何尘埃堆积，连空气也是被净化过的。只有人工制造出的寂静。

看到房间里孤零零地摆着一把铝制金属椅子，于是她走过去，坐下了。

面前的墙壁上挂着一个巨大的显示屏，画面上呈现的是和她现在所在的房间一样雪白的空间。抬头一看，只见一只小小的摄像头

正如猫头鹰般睥睨着她。

不过画面显示的不是这个房间，因为里面没有自己。

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

手提包放在房间外面了。她的手提包里有笔记本电脑和照相机，但是外面的男人说不许携带任何东西进入这个房间。那个男人是这座建筑物的主人。虽然他想法奇特，但她对他印象并不坏。

屏幕上的画面有了些变化。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走进了画面中的房间。房间是白色的，所以那女人的轮廓显得有些模糊不清，但是摄像头自动调整了一下焦距，马上就看清楚了。

屏幕中的女人面朝着自己坐在了椅子上。她比想象中要年轻得多。

“你好。”话筒中传来了女人的声音，“你叫什么？”

“西之园。”她答道，“第一次见面，嗯，我……”

“西之园小姐，那你的名字呢？”

“萌绘。”

“嗯？哪两个字？”

“萌芽的萌，绘画的绘。”

“多大了？”

“马上二十了。”萌绘答道。她本来准备了一大堆问题要说的，现在却意外地被画面里的那个女人牵着鼻子走了。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女人再次发问。

“坐直升飞机。”

“所长的飞机？”

“不是。”萌绘摇了摇头，“真贺田博士……您应该认识我父亲，对吧？”

“165乘以3367得多少？”女人突然问道。

“55万……5555。有6个5吧。”萌绘立刻答道，之后才微微有些诧异地说，“为什么让我算这个？”

“试试你而已。我原以为你擅长心算……”女人微笑了一下，“只要是涉及7这个数字的算术，你就不行吧。刚才那个只是最后一位是7，你算得就很慢。为什么？”

“并不是不擅长。我喜欢7这个数字。”萌绘跷起了二郎腿，平定了一下心绪。

“不，你的心绪还并未平定。你刚开始学习小九九的时候，7那一行学得不好吧。上幼儿园时学的？还是更小？7对你来说，是特别的数字，不是吗？你没姐妹吧，在数字中，只有7是孤独的……”

萌绘确实是独生子女。

“对不起……我可以问你几个问题吗？”萌绘试图把谈话的主动权夺回来，“我是为我父亲的事才……”

“反应很快，很果断，而且……”女人盯着萌绘说，“思维具有跳跃性。这是你最大的天赋。对了，十六年前，我和西之园恭辅博士曾见过四次面。其中一次在美国。那时你也在。我问博士你叫什么时，你正好哭了起来，博士就没来得及回答。你穿着红裙子，头上扎着丝带。十六年前的三月……十六号吧。地点是香本。”

“您是真的记得？还是……”萌绘吃惊地问。

“还是因为今天你来我特意查的，对吧？”女人立即答道，“真是个毫无意义的提问。”

“您在这里有几年了？”萌绘仍然坚持。

“明知故问。”女人又微笑了一下，“谈话不需要那么多铺垫，也不需要连接词。我对逻辑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说着话，那个女人用手拂了拂长长的头发。

“您果真杀了您父母吗？”萌绘马上又提了别的问题。

“嗯，反应还真快呢。观察力不错。”女人缓慢地说。声音很低，没有起伏，但是非常清晰。她反问道：“你的父母呢？是怎样的人？”

萌绘立刻努力隐藏住自己的表情。

“我知道你父母都不在了。”女人继续淡淡地说，“你认为自己就是为了这个来找我的吧。但是，就算我讲了你父母的事，你也得不到满意的回答。西之园博士是位绅士。你母亲我没见过。所以我才会问你父母是怎样的人。你目击了那次飞机失事，对吗？”

“您好像把我的心看透了。”萌绘一边小心地防守，一边揣摩用词。

“根本没有心。”女人又笑了笑，“你现在是想说有关人类精神的事吧？好啊，那咱们就说说看……”

“你到底是谁？”萌绘被从心底袭来的疑问搞得口不择言了。

“呵呵，真不错呢。你有个非常不错的头脑。”女人说着，微微睁开了眼，沉默了一会儿，“那是人类思维程度的问题。你现在忽然想起来了。不错……机器是做不到的。人工智能绝对不会问‘我是谁’之类的问题。但是你来见我，和我说话，只用几十秒直觉就感到了我和想象中的真贺田四季的差别，然后无意识地那样问了。这个过程之快是机器无法替代的。宝贵的财富。我就是真贺田四季，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真贺田博士，您为什么杀了您的父母？”萌绘又问了一遍刚才的问题。

“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真贺田女士微笑着答道，“如果你问我怎么杀的，这个我倒可以回答。因为我看见了……”

“您为什么无法回答？”

“因为我不知道。虽然我可以想象一下然后就回答你，但是那样

回答不合适。你去问问凶手本人吧。”

“您不是说是您杀的吗？”萌绘往前探了探身子。

“是。至少在我的意识里是这样的。你父母因事故丧生，你才对事故为何发生产生兴趣了吗？你那时是……”

“十六岁。”萌绘冷静地说道，“我对事故的原因没兴趣，我父母不会因为我找到了事故的原因而回来。”

“我父母是我十四岁时死的。”真贺田女士的表情里没有一丝伤心，“你们都认为是我杀了我父母吧。但是，的确，那也并非没有可能。我手里拿着夺去父母生命的凶器，全身是血……就像你说的那样，查明原因也改变不了什么。”

“但是你不记得了，对吧。”萌绘眯起了一只眼睛。

“不对。我记得。怎么杀的，全部记得。”真贺田女士表情温柔地说，“是一个娃娃杀的。我看见了。”

“娃娃？”萌绘反问，“什么娃娃？娃娃杀人？”

“嗯，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了。”真贺田女士又拂了拂头发，“大家都觉得这不可理喻。但是，真相就是这样，与他人是否理解无关。”

真贺田四季女士应该比萌绘大许多才对，但是眼前屏幕上的这个女人仿佛是十几岁的少女一般——尖巧的下巴，层次分明的五官，白皙的皮肤，看上去不太像日本人，长长的黑发直直地垂下来，遮住了一半消瘦秀气的肩膀。现在从画面上只能看到这些。

“那，也就是说……您身上的另一种人格杀了人？”萌绘问。

“大概也不对。”真贺田女士立即答道，“我身上是有另外一种人格。但是西之园小姐，我身上的其他人并不认识我的父母。”

“您怎么知道？”

“他们一直在说，一直，所以我知道。就像是把1到10十个数字

分成两组，每组所有数字相乘。二者的积可能相等吗？”

“不可能。”萌绘马上答道，“一组里有 7，乘积是 7 的倍数，而另一组里没有 7，所以不可能相等。”

“看吧，所以我说只有 7 是孤独的。”真贺田女士说道，“在我的人格中，有杀死我父母动机的人格——只有我真贺田四季。所以，若是我的肉体杀了我的父母，我不可能不记得。只有我是 7……B 和 D 也是。”

B 和 D？

萌绘不明白她的意思。

“请问，您的动机是什么呢？”萌绘问道。

“不知道，可能是想去外面玩……”画面中的真贺田女士答道，“从很多证据中可以判断出这一点。你想过动机这类东西的真正意义吗？你就是为了问这个才来的吗？”

“不。”

“那么让我们进入正题吧。”真贺田女士说着，第一次把视线从萌绘身上移开，“你的时间还剩十七分四十秒。”

2

萌绘想起来，现在是夏天。

仔细看看画面中的少女（是的，这样称呼她比较合适），发现她穿着白毛衣，偶尔还能看见她手上戴着薄薄的手套。可能是做什么刚做到一半，就来这里了吧。不，这里原本就是没有季节的，像聚乙烯饭盒一般密闭。

“您在这里已经待了十五年了吧。”萌绘想起了准备好的问题，“在没有季节、没有昼夜的地方待十五年，您有了什么变化？您一下

失去了父母后有什么变化?”

“首先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从一开始我就不是自愿待在这里的，对现在这种特殊环境，我的想法不可能有什么积极地变化。只是我内心中自然而然地生发出一些东西来。可以说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使我安定下来，认识现实。”真贺田女士答道，“你的人生有什么关系?”

“不知道。我……父母死后，我昏迷了一段时间。我认为再做任何事都已经没有意义了，对人类社会也不感兴趣了。您的意见将成为我活下去的前提，以及制作元素模型的样本数据。”萌绘谨慎地答道。

“你的话很有趣。”

“所谓的自然而然，是您的能力使然吧。”萌绘继续她的提问。

“被关在这儿之前的十四年中，我已经体验到了外面的世界，所以应该说是对外面世界的怀念控制了我，而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从我这儿得到的数据太特殊了，我觉得并不适合你的模型。西之园小姐，你得问题不得要领，是犀川老师让你来见我的吧?!”

“不，是我自己要来的。”萌绘低下头，很快地答道，“我是因为对您有兴趣所以才来的，想听有关我父亲的事其实只是个借口。”

“你真诚实啊。”真贺田女士微笑了，“你生长在优越的家庭里。你父亲严厉吗？哦，对了，你对犀川老师有好感吧?”

“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 Yes。”萌绘点了点头，“您……您研究对象之一的虚拟现实技术有什么样的用途呢?”

“话题又变了。虚拟现实也只是虚拟总有一天会成为的现实而已。”真贺田女士答道，“现实有什么样的用途？刚才问题的答案就是什么。”

“具体来说是什么呢？”

“不管有没有用，现实都与我们相关。人们洗衣服是因为衣服脏了，这就是现实。但如果问这些是不是有用，就属于主观问题了。不管怎么说，对洗衣店来说是有用的，这就是现实。总之，是后来才被认知的幻觉。你好像报社的记者一样，不用记笔记吗？”

“没关系，我记性好，不用担心。呵呵……”萌绘微笑了一下，“您认为虚拟现实技术的问题点是什么？”

“现在主要有三个障碍。第一是处理系统的硬件能力不够；第二是人类有无接受它的准备，这是道德问题；第三是接受之后可能产生的对生物体的影响是未知的。第一个问题正在切实地解决之中。我从事这项技术已经二十年了，电脑硬件的容量已经向目标迈进了一大步；第二个问题比较严峻，但是也和前面的一样，生来就在VR（虚拟现实）环境中长大的人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人类比程序有血有肉，人类的反应问题也会随时代的更替而得到解决；第三个问题是任何变革中都会出现的精神、肉体症状。这不属于我研究的范畴，而且我对这点也不感兴趣。说白了是些细枝末节的问题。”

“我在大学的专业是建筑。在那样的未来中，建筑和城市会变成什么样呢？您究竟怎样定义建筑呢？”萌绘接着提问。

“建筑物将变成网络上的城堡，城市也将变成系统。都是从硬件到软件的转变。”真贺田女士轻松地答道，“建筑物和城市都只是程序而已。只有集体意志和信息才是城市的概念。也就是说近似于网络本身的概念。犀川老师也写了同样的东西。你读过了吧？我刚提到犀川老师的名字时，你突然提起虚拟现实的问题。对于是否对他有好感的问题，你也做了肯定的回答。”

“物质进程都将消失吗？”萌绘像没听见真贺田女士后半句话似地问道。

“对，恐怕会变得像钻石一样珍贵。连和别人实实在在地握握手

都将变成一件看上去特殊的事情。人与人接触的机会相当少。因为能源问题，肯定会变成那样的。人类未来所有的能源将非常有限。人类不得不进入电子世界。想保护地球环境的话，那么人类必须换种方式生存——应该像我一样被关在房间里吧。为什么你不想提起犀川老师？因为害羞？”

“那杀人也变得不可能了吧？”萌绘脱口而出。

“高见。”真贺田女士优雅地微笑，“你说得对。西之园萌绘小姐。你为什么那么喜欢犀川老师？”

被她反咬了一口。萌绘慌忙整理了一下自己的理论装备。她感到她的堤坝要抵挡不住来自那女人的狂潮了。

“因为犀川老师是我爸爸研究室的学生。”萌绘调整了一下呼吸，答道，“我爸爸最后的学生，所以……我从小就认识犀川老师。他非常聪明，性格温柔，值得尊敬。”

“那不是答案，西之园小姐。”真贺田女士盯着萌绘的眼睛说，“第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记得吗？”

“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时。”萌绘老老实实地答道。

“那时对犀川老师有什么感觉？”真贺田女士低声问道。

“居然有人比我聪明，感觉很惊奇。”萌绘答道，“之前包括爸爸在内，我还从来没遇见过比我聪明的人。”

“可惜我没有机会。你真幸运啊。然后呢？因为这个原因，是喜欢还是讨厌犀川老师了？”

“不知道。”萌绘低下头。

“发生了什么事吗？那个时候。”

“我会用扑克牌表演魔术。我玩得很好的。”萌绘扬起脸，但眼睛还是盯着自己的鞋，“谁见了都会夸我，就犀川老师从来不夸奖我。我……问他为什么不称赞我的戏法，他没回答。但一定是因为